

深山里的哨所

□ 孙长林

1997年的夏天，我坐上那列绿皮班驳的火车，从北京出发，穿越平原的辽阔，踏上丘陵的起伏，扎进了高耸的群山里。阳光穿不透大山的阴影，车厢内黯淡下来，车顶的蓝天也越来越窄。

峭岩后移，变宽的天空，由深蓝过渡到橙红，火车停到了太原站。我随着鱼贯而行的人流，走下火车，又搭乘长途汽车，颠簸三个多小时，来到了毕业分配部队所在的县城。

暮色低垂，灯火阑珊，我站在停车场内，一阵冬天般的风袭来，我的身体抖动一下，双臂不自觉地抱在了胸前，突然感到无所适从。风越来越大，天空也显露出狂躁。我赶紧提上行李，向候车厅内疾行。刚迈进玻璃门，房顶上就传来了啪啪的脆响。

硕大的雨滴像鼓槌一样，敲打着这个山区的县城。苍茫的屋顶，苍茫的群山，苍茫的心境，高高低低，远远近近，如梦如烟，似真似幻。我把耳朵贴在玻璃上，似乎还能听到远方的她曾经柔婉的呢喃，但随着雨声的增强，又被席卷而去。闪电和雷声在空中嘶闹，水汽蒸腾，雨雾氤氲，县城的一切都像被暴雨淹没了一样。

耳边又传来一种响动，像风吹入心底，如雨声喧嚣，又如电光映照在枪

刺上，再一次扎疼了我的心。这场异地他乡突如其来的雨，让我又一次感到，我的脚步虽已迈进了山西，可我的心思，还没有从北京走出来。

“你的原部队在海淀区，给你改一下分配命令，还是留到北京吧。”毕业时，队长和教导员送我到军校门口，走一路劝导一路。可我当时只想逃离，逃离跟过往有关的一切。

我知道，我还迷失在那段纯真的情感里，她的想法超过了我的意志，我无可奈何，又深陷其中。我的痛楚弥漫成了怀疑职业，怀疑未来，甚或怀疑人生。这种怀疑，虽不像暴雨迅猛猛烈，却像暴雨过后，笼罩天地的雨雾，我被困在里面，却找不到走出的方向。

报到后，部队把我分到了一个叫“西沟”的哨所，战友们戏谑地称我为“沟长”。一老一新两个兵，帮我背着行李，边走边介绍情况。一条碎石子铺就的小路，引导着我们的脚步，进入了大山深处。

“西沟”确如其名，是两座大山间的一条沟，也是一条长长的坡路。路两旁杂草丛生，青翠交接荒凉。依着山谷坡底，建有两间简陋的房子，这就是我们的哨所了。

而失落的情感还萦绕在心里，并没有因我离开北京而消散。这种感觉不像手机屏幕碎裂般清晰，却像电池一直掉电般让人心烦；虽不需要大修

大补，但卡顿还是如影随形。脑际总有一个声音，“你是个失败者，好多事情你是做不到的”。

深夜里，我一个人背着枪，拿着手电，巡逻在漆黑的大山里。彼时，猫头鹰最是活跃，叫声瘆人。时不时地，还有野猪、野狗穿过裤脚，又快速逃窜。我不会伤害它们的，我倒是希望它们能来。我不奢望，它们能听懂我的话，或者，我能明白它们的心思。我只期望着，它们能在手电的亮光里，跟我对视一会儿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山里的大雨会让我感到恐惧。有一天入夜，新战士刚巡逻回来，沟内突然电闪雷鸣，闪电划过时，我看到墙壁上攀爬了一层黑色的苍蝇。不远处黑沉沉的山峰，似乎随时都会倾轧过来，将哨所和我们埋掉。

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无能为力，任由恐惧和孤独慢慢侵蚀心底。远方的亲人和朋友无法伸出援手，只有我们三个生死相伴。借着闪电，我看到对面床上的老兵，正将一本杂志放到窗台上，“山里的雨来得急，走得快，习惯了就好了。”老兵冲我笑笑，让我心安了许多。相比杂志的宽度，窗台就显得太窄了，放一次掉一次，掉一次又放一次。老兵反复比对窗台，折叠杂志，终于放了上去。我禁不住笑出声来，他们也跟着笑了，窗外的雨声也慢慢停了下来。

那一夜，因了两个战友的陪伴，因了困顿中的笑声，我不再感到孤单和害怕。老兵放杂志的动作，解开了我心里的“口袋”，里面的狭隘、意气、无奈、彷徨、痛苦跑了出来，心里一下子像被掏空了。黑暗中，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，“你再不能困在杂念里，带着过往的坚韧，继续前行吧。”

从那一夜开始，我尝试朝着拖延的事情迈出脚步，制定有点难度的挑战，寻找能帮我恢复能量的角落，保持规律且充足的睡眠。也慢慢学会了欣赏草木滴露，蚂蚁搬家、昆虫鸣叫这些微小的东西。有什么就算什么吧，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吧，我站在磅礴高山的沟底，目之所及，一切都变成了最美的风景。

我也试着用外部的改变，来整理内心的秩序。做通两位战友的工作后，我们三个挥舞起铁锹，清理沟里的杂草，也清除心中的杂乱。我借来自行车，到县城花店，买来几盆君子兰，装点起灰墙掉渣的哨所，也装扮起单调乏味的日子。又拿起了搁置许久的笔，写下在哨所的点滴感受，连续在军区的《战友报》上发表了几篇散文和随笔。

领导的肯定，战友们投来的羡慕的目光，小确幸渐渐带来了成就感。这种感觉，也泛化到生活中的其他领

域，增强了自我肯定。我也渐渐明白，生活本就是一次次的碰撞与磨砺，一次次疲惫与不甘的抗争，理解、宽恕、尊重别人，增强自己的动力、实力和人格，一切才会慢慢变好。

后来，由于工作调动，我离开了那个哨所，也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20多年倏而即逝，我早已脱下军装回到地方。2020年深秋，因为参加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培训班，我又来到了北京，突然有一种流浪许久的孩子回到家的感觉，温暖而感伤。

如风的岁月里，大山深处的那个哨所，那些同甘共苦的战友，还有青涩年代的懦弱和坚强，还经常走进梦境中来。虽然光阴已把沧桑写在了脸上，但年少时印刻在心中的情感和信念，一直温暖着、激励着、引领着我的行程。时间就像一个圆环，心念挚诚必能再次相见，随着儿子到北京参加工作，我们家与部队的情缘又牵接了起来。

八一建军节来临，我会将自己的右手，以五指并拢的形制，去找寻高于眼睛的眉心，去感恩军队，感激那座哨所，感谢那段时光给予我的热血和不屈的哺育。因为，这个节日，让我拥有了头顶的信仰，也让一名老兵，心灵再次开出了花香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)

□ 郭军红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从军校毕业，分配至保(定)北某红军团任排长。第二年9月的一天，正在靶场带兵训练的我们，突然接到团里的紧急通知，全体军官到团部礼堂开会。

接到通知后，连长带着我们，穿着浸透汗水的训练服，跑步赶到礼堂。原来是团首长在下达预先号令，就即将外训需要携带的装备物资、梯队编组、出发到达时间等进行动员部署。全团官兵即将开赴朱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，进行为期四十天的野外驻训，开展实兵实车实弹战术演习。

朱日和？对，你没听错。就是2017年，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，举行隆重的沙场阅兵的地方。

受领预先号令后的当日，我和其他编为第二梯队开进的干部们，同装甲车驾驶员一起驾驶着战车，驶出装甲车场西北门，后向东，呈一路纵队，沿着乡间土路驶向三公里外的火车站。

在火车站站台处，各战车驾驶员在指挥员的手势指挥下，依次缓缓地、顺利地驾驶装甲车驶上铁路平板车。接着我们挥动大锤，用三角枕木、扒钉、铁丝，将一辆辆装甲车前后左右牢牢地固定在列车上。当然，在整列列车的中间，还加挂有几节俗称“闷罐子”的列车货厢。这是官兵们乘坐、休息的地方。

夜晚22时整，随着团里紧急集合号声的响起，一切准备就绪的官兵迅速集合，全副武装，成四路纵队，悄悄地走出了营区，徒步向火车站开进。

在火车站，官兵们登车完毕，负责行车安全的警戒员，将“闷罐子”的车厢门拉上一半，然后再在门上固定两根胳膊粗的木杠，确保行车安全。

时至子夜时分，车站工作人员给出信号，伴随着火车机头的汽笛声，还有钢轨与列车轮子摩擦发出的咣当咣当声，整列军列开始一路向北驶去。

暗夜里，我们在乘坐军列奔向演训场的途中，有的席地而卧入睡，有的战士初次到塞外，兴奋得睡不着，便扒着门边望向广阔无垠的大地，还有那布满天际的繁星。

次日，大约九点钟，我们乘坐的军列终于停靠在了朱日和火车站。在梯队长的命令下，官兵们纷纷跳下列车，装甲车也卸载完毕，官兵们进到自己所乘的装甲车乘员室内，所有装甲车开始按行军战斗序列向驻训地点开进。

记得当时我驾驶的106号装甲战车位于整个开进序列的中间位置。我紧盯前车，通过潜望镜观察着路况，采取隔挡换挡的方式，双手紧握操纵杆，装甲战车伴随着发动机发出沉闷而巨大的轰鸣声，一路紧随其后。

当时，朱日和战术训练基地不似现在建有现代化的基地城。我们那时驻训，到达驻训点后，需要迅速搭建帐篷。搭建帐篷时，不仅要用绳索将四个角绑牢固紧，还要在帐篷四周挖好排水沟。因为塞外高原的天气，就像小孩子脸说变就变。有时看着广袤的苍穹，天高云淡，说不定一会儿的工夫就会飘来一片乌云，接着就是噼噼啪啪的雨点落下来。待乌云飘去，又是晴空万里。

在演训场，我们每天都会进行不同科目的演练，从班、排、连、营到团、师一级的进攻、防御、反空袭、反空降的训练内容，都要展开进行，边推演、边发现问题，反复改进。

有一天，我带领排里的战士们进行团进攻演习时，导调组给出军情后，我们不断向前推进，并在一处处缓坡，成一线散兵卧倒下来，等待命令。此时，在我右侧十几米处的四班长喊我“排长”，然后还向我挤了挤眼、努了努嘴，向后摆了摆头。我接着顺势向后一看，原来在我左后方不远处，站着一位肩扛两杠四星的大校。我连忙跳将起来，跑向对方，正了正军帽、敬礼，并报告：“首长同志！某某团二营六连二排，正在参加战术进攻演练，请指示！排长，郭军红。”这位大校军官回礼，并说道：“继续演练！”“是！”我响亮地回答道。事后，才知道这位大校军官是我们师的刘师长。

十几年的军旅生涯，我经历了许多，成长了许多，变得成熟起来。时至今日，过往的军营生活，还时时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

(作者单位:定州市公安局)



相依相伴

戴燕山 摄
(作者单位: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)

儿时的屋顶记忆

□ 赵春莉

入夏，蝉鸣阵阵，我的思绪被小小平房吸引。思绪飘飞，飞到了儿时的岁月。那时，农村的屋顶是平整的，可以在上面晒很多的东西，比如花生、白薯、豆子、玉米、稻谷……于我而言，屋顶除了有我爱吃的白薯干，就是夏季来临时，和哥哥姐姐们一起看星星了。

我最喜欢放暑假，因为一放暑假，妈妈就把我和哥哥送到农村老家。夏季的农村生活，对我来说是快乐的。晚上，我们常常在屋顶睡觉，因为室内实在太闷热了。我是招蚊体质，所以每次大姨都特意给

我准备个“单间”。这个“单间”，就是在房顶上搭一个蚊帐，三姐总会和我挤在一个蚊帐里，而其他哥哥姐姐则没有这个待遇。每次哥哥姐姐都说我睡的是总统套房，因为我不光有蚊帐，还有凉席。当时的我只觉得幸福，却忘了那分明是大姨对我的独宠。

夏夜的村庄是安详的，微风轻拂，没有了白日里的燥热，越发显示出夏夜的一份宁静，完全没有城市的嘈杂和喧闹。满天的繁星映衬着乡间的小路，月光洒在村庄的屋檐上，洒在田野间。我们安静地躺在屋顶上，静静地听蛙鸣和虫鸣，仿佛是它们在演奏着的交响乐，将

我们烦躁的内心慢慢抚平。哥哥们在一旁比着今天谁劳作的收获最多，而我和姐姐则看着天上的星星。一闪一闪的星光，让我们片刻失神，我们在寻找，哪一颗是姥姥的影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随着姐姐轻柔的摇篮曲，我沉沉地进入了睡乡……

那时，爬到房顶上找吃的，也是我和姐姐的乐趣之一。别看我小小的身板，爬起梯子来却是很灵活的。每次大姨父将刚摘下的花生、白薯晒在房顶上时，我都会趁着他们不注意，和姐姐一起爬到房顶，撑着伞，坐在凉席上，吃着晒得半干还有些湿润的花生。

我很喜欢吃这样的花生，它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甘甜味道，让我和姐姐的嘴巴根本停不下来。等到大姨父发现时，房顶上早已多了一堆花生皮，而我的小手上也多了不少的泥土。大姨父见了我，直接刮我的小鼻子，说我是只小馋猫。如今，每年大姨都会专门为我晒很多的白薯干。入冬时，妈妈将白薯干蒸好，我其他饭菜都不吃，只吃白薯干。

日子波澜不惊，写满了烟火气息。回忆像一片片落叶飘落进心底，虫儿在耳畔啾啾着……

(作者单位: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)

走进军营靶场

□ 苗文金

我手脚并用登上了靶场的坝顶，刚想就地休息片刻，不料脚下踏空滚了下去。我猛然睁开了眼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我太想念久别的军营了，想念那个曾经摸爬滚打的地方——靶场。

第一次走进靶场，我便被它辽阔的气势所震撼。它太大了，相当于十一个足球场大小。它南北长、东西宽，四周被蓝砖墙围住，与外界不相往来，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靶场顾名思义是组织实弹射击的场地，其实它是个综合功能的训练场。东西墙根下分别设置了攀登、掩体与构筑、障碍场、战术训练等地方；南墙前则是一座宽绰的顶篷阅兵台，半圆形的台面平整光洁，并排可以放下八九张双人学生桌，端坐在上放眼望去，各个角落的大小事物尽收眼底。

靶场的环形跑道是组织武装越野、徒步长跑的训练场地。每一

次武装越野，对于身材矮小的我来说都是一场噩梦。我不喜欢长跑，更不要说全副武装的越野。这些科目训练时间漫长，时刻考验着人的意志和韧性。枪、背包、挎包、水壶等物件披挂在身，尤其是酷暑烈日当空，脖颈本被纵横带子勒得几乎窒息，加上太阳炙烤，苦不堪言。

靶场北侧是条东西贯通的梯形泥土大坝，上下垂直距离约10米，坝台上面也垒砌着蓝砖墙。枪林弹雨过后，坝尘在靶场弥漫开来。高而厚的大坝此时此刻是后方几个村落的“守护神”，这是它的使命所在。正如我们穿上军装的那一刻，肩上便扛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。

第一次摸到梦寐以求的钢枪，军人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。可是激动紧张的我不能与它完美结合，它也不能读懂我的理想。第一次实弹射击，我没走进胸环靶的世界，剃了个光头。枪法不准如何上阵杀敌？这是对敌人最大的仁慈。思想上要反思，行动上要反

省。蛙跳、鸭子步、高低侧姿匍匐，1000米跑……严格出精兵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懂得：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，唯有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真本领，上了战场才能打得赢。当我们再次握枪趴下，屏气凝神扣动扳机，子弹呼啸而出，画出一道最优美的弧线。

一般而言，脱靶的子弹有两个去向，一是靶后的坝土里，二是击中坝台上的蓝砖墙，反弹坠落于地。蓝砖墙表层那密密麻麻的弹痕，是一茬又一茬官兵成长的印迹，也是镌刻在军旅中最美的青春印记。事隔多天，我沿着地势平缓的坝坡登上顶端，看着经受枪林弹雨的墙体，思潮起伏想从无数个痕迹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枚。我反复目测当日所在的射击位置，想象子弹飞来的轨迹，在墙上搜寻着与之相对应的弹着点。我注视着墙上一个个新的印痕，无从选择。因为弹痕相差无几，看起来一模一样，有的在同一个位置罗列交织，

辨别不出泾渭。最终经过慎重筛选，我认定了其中一枚。

打出脱靶的流弹并不是光彩的事情，大多数人唯避之而不谈。也许我想铭记曾经失败经历以此鞭策自己努力前行，也许我想找个特殊的标识，证明我曾来过。生命里有了当兵历史，一辈子都会感到珍贵！

几年过后，我被调整到宣传部门工作，但我没脱离靶场那广阔的怀抱，时常深入靶场采风，以镜头捕捉最有兵味的画面，用笔记录富有兵情的事情，不断有图文作品见诸报端。

翻出压在箱底的一张张发黄的报纸，看到摄影图片中矗立的大坝、阅兵台，组织实弹射击时的场景，还有在环形跑道奔跑的官兵……靶场往事不禁又浮现在眼前，耳边响起《打靶归来》那首歌曲：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……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)